

# 頓悟入道要門論 卷上

## 大珠慧海禪師

師建州(今福建建甌縣)朱氏子。依越州(今浙江紹興)大雲寺道智和尚受業。初參馬祖。祖曰：來須何事？曰：來求佛法。祖曰：我這裏一物也無，求甚麼佛法？自家寶藏不顧，拋家散走作麼？曰：那箇是慧海寶藏？祖曰：即今問我者是汝寶藏，一切具足，何假外求。師於言下自識本心，踴躍禮謝。執侍六載，後以受業師老，遽歸奉養；撰頓悟入道要門一卷，傳至馬祖覽訖告眾曰：越州有大珠，圓明光自在。眾中知師姓朱，推尋依附者號師為：大珠和尚。

贊曰：

寶藏久埋 拋家外走 逢人指出 始知本有  
照用無方 龍吟獅吼 入道無門 師闢其牖

## 頓悟入道要門論序

夫善知識者，如巨海舟航，能度迷類，長夜明炬，善破群昏。大珠和尚首參馬祖，使入慧海之法界，令開寶藏於自家；所以靈辯滔滔，譬大川之流水；峻機疊疊，如圓器之傾珠。於是曲設多方，垂慈利物，發揚至道，烏可以筆舌讚歎哉！妙葉維那、四明翠山大中理公之神足，夙具靈根，素培智種，禪餘之暇，閱此老語錄，有所證入；平生礙膺之物，脫然而去。從上佛祖舌頭，一無所疑矣。此亦古塔主睹雲門語而嗣之，正所謂也。故捐資鏤板，以廣其傳，期以後之來者，同一了悟，存此心者，豈淺淺耶！此之功勳不墜，行願彌堅，蓋可見矣。庶幾法流不泯，派永接於曹谿，燈焰長存，光愈明於少室者也。 阿育王山沙門崇裕書

稽首和南，十方諸佛、諸大菩薩眾，弟子今作此論，恐不會聖心，願賜懺悔；若會聖理，盡將迴施一切有情，願於來世，盡得成佛。

問：欲修何法，即得解脫？答：唯有頓悟一門，即得解脫。云何為頓悟？答：頓者頓除妄念，悟者悟無所得。

問：從何而修？答：從根本修。云何從根本修？答：心為根本。云何知心為根本？答：《楞伽經》云：“心生即種種法生，心滅即種種法滅。”《維摩經》云：“欲得淨土，當淨其心，隨其心淨，即佛土淨。”《遺教經》云：“但制心一處，無事不辦。”經云：“聖人求心不求佛，愚人求佛不求心；智人調心不調身，愚人調身不調心。”《佛名經》云：“罪從心生，還從心滅，故知善惡一切，皆由自心，所以心為根本也。若求解脫者，先須識根本。若不達此理，虛費功勞；於外相求，無有是處。”《禪門經》云：“於外相求，雖經劫數，終不能成；於

內覺觀，如一念頃，即證菩提。”

問：夫修根本，以何法修？答：惟坐禪，禪定即得。《禪門經》云：“求佛聖智，要即禪定；若無禪定，念想喧動，壞其善根。”問：云何為禪，云何為定？答：妄念不生為禪，坐見本性為定。本性者是汝無生心，定者對境無心，八風不能動。八風者，利、衰、毀、譽、稱、譏、苦、樂，是名八風。若得如是定者，雖是凡夫，即入佛位。何以故？《菩薩戒經》云：“眾生受佛戒，即入諸佛位，得如是者，即名解脫，亦名達彼岸。超六度，越三界。大力菩薩，無量力尊，是大丈夫。”

問：心住何處即住？答：住無住處即住。問：云何是無住處？答：不住一切處，即是住無住處。云何是不住一切處？答：不住一切處者，不住善惡、有無、內外、中間，不住空，亦不住不空，不住定，亦不住不定，即是不住一切處。只個不住一切處，即是住處也。得如是者，即名無住心也。無住心者是佛心。

問：其心似何物？答：其心不青不黃，不赤不白，不長不短，不去不來，非垢非淨，不生不滅，湛然常寂，此是本心形相也。亦是本身，本身者即佛身也。

問：身心以何為見？是眼見、耳見、鼻見，及身心等見。答：見無如許種見。云：既無如許種見，復何見？答：是自性見。何以故？為自性本來清淨，湛然空寂，即於空寂體中，能生此見。問：只如清淨體，尚不可得，此見從何而有？答：喻如明鑿，中雖無像，能見一切像。何以故？為明鑿無心故。學人心無所染，妄心不生，我所心滅，自然清淨。以清淨故，能生此見。《法句經》云：“於畢竟空中，熾然建立，是善知識也。”

問：《涅槃經金剛身品》：“不可見，了了見，無有知者，無不知者。”云何？答：不可見者，為自性體無形，不可得故，是名不可見也。然見不可得者，體寂湛然，無有去來；不離世流，世流不能流，坦然自在，即是了了見也。無有知者，為自性無形，本無分別，是名無有知者。無不知者，於無分別體中，具有恆沙之用。若欲分別一切，即無事不知，是名無不知者。《般若》偈云：“般若無知，無事不知；般若無見，無事不見。”

問：經云：“不見有無，即真解脫。”何者是不見有無？答：證得淨心時，即名有，於中不生得淨心想，即名不見有也。得想無生無住，不得作無生無住想，即是不見無也。故云不見有無也。《楞嚴經》云：“知見立知，即無明本；知見無見，斯即涅槃，亦名解脫。”

問：云何是無所見？答：若見男子女人及一切色像，於中不起愛憎，與不見

等，即是無所見也。

問：對一切色像時，即名為見；不對色像時，亦名見否？答：見。問：對物時，從有見，不對物時，云何有見？答：今言見者，不論對物與不對物，何以故？為見性常故。有物之時即見，無物之時亦見也。故知物自有去來，見性無來去也。諸根亦爾。問：正見物時，見中有物否？答：見中不立物。問：正見無物時，見中有無物否？答：見中不立無物。

問：有聲時，即有聞；無聲時，還得聞否？答：亦聞。問：有聲時，從有聞；無聲時，云何得聞？答：今言聞者，不論有聲無聲，何以故？為聞性常故。有聲時即聞，無聲時亦聞。問：如是聞者是誰？答：是自性聞，亦名知者聞。

問：此頓悟門，以何為宗，以何為旨，以何為體，以何為用？答：以無念為宗，妄心不起為旨，以清淨為體，以智為用。問：既言無念為宗，未審無念者，無何念？答：無念者無邪念，非無正念。云何為邪念，云何名正念？答：念有念無，即名邪念。不念有無，即名正念。念善念惡，名為邪念。不念善惡，名為正念。乃至苦樂，生滅取捨怨親憎愛，並名邪念。不念苦樂等，即名正念。

問：云何是正念？答：正念者，唯念菩提。問：菩提可得否？答：菩提不可得。問：既不可得，云何唯念菩提？答：只如菩提，假立名字，實不可得，亦無前後得者，為不可得故，即無有念。只個無念，是名真念。菩提無所念，無所念者，即一切處無心。是無所念，只如上說，如許種無念者，皆是隨事方便，假立名字，皆同一體，無二無別。但知一切處無心，即是無念也；得無念時，自然解脫。

問：云何行佛行？答：不行一切行，即名佛行，亦名正行，亦名聖行。如前所說，不行有無憎愛等是也。《大律》卷五《菩薩品》云：“一切聖人，不行於眾生行，眾生不行如是聖行。”

問：云何是正見？答：見無所見，即名正見。問：云何名見無所見？答：見一切色時，不起染著；不染著者，不起愛憎心，即名見無所見也。若得見無所見時，即名佛眼，更無別眼；若見一切色時，起愛憎者，即名有所見。有所見者，即是眾生眼，更無別眼作眾生眼；乃至諸根，亦復如是。

問：既言以智為用者，云何為智？答：知二性空即是解脫；知二性不空，不得解脫，是名為智，亦名了邪正，亦名識體用。二性空，即是體；知二性空，即是解脫。更不生疑，即名為用，言二性空者，不生有無、善惡、愛憎，名二性空。

問：此門從何而入？答：從檀波羅蜜入。問：佛說六波羅蜜，是菩薩行，何故獨說檀波羅蜜，云何具足而得入也？答：迷人不解，五度皆因檀度生，但修檀度，即六度悉皆具足。問：何因緣故，名為檀度？答：檀者名為布施。問：布施何物？答：布施卻二性。

問：云何是二性？答：布施卻善惡性，布施卻有無性、愛憎性、空不空性、定不定性、淨不淨性、一切悉皆施卻，即得二性空。若得二性空時，亦得作二性空想，亦不得作念有施想，即是真行檀波羅蜜。名萬緣俱絕。萬緣俱絕者，即一切法性空是也。法性空者，即一切處無心是。若得一切處無心時，即無有一相可得。何以故？為自性空故，無一相可得。無一相可得者，即是實相。實相者，即是如來妙色身相也。《金剛經》云：“離一切諸相，則名諸佛。”

問：佛說六波羅蜜，今云何說一即能具足？願說一具六法之因。答：《思益經》云：網明尊謂梵天言，若菩薩捨一切煩惱，名檀波羅蜜，即是布施。於諸法無所起，名尸羅波羅蜜，即是持戒。於諸法無所傷，名羼提波羅蜜，即是忍辱。於諸法離相，名毗離耶波羅蜜，即是精進。於諸法無所住，名禪那波羅蜜，即是禪定。於諸法無戲論，名般若波羅蜜，即是智慧。是名六法。今更名六法不異。一捨、二無起、三無念、四離相、五無住、六無戲論。如是六法，隨事方便，假立名字；至於妙理，無二無別。但知一捨，即一切捨；無起，即一切無起。迷途不契，悉謂有差，愚者滯其法數之中，即長輪生死。告汝學人，但修檀度一法，即萬法周圓，況於五法，豈不具耶。

問：三學等用，何者是三學？云何是等用？答：三學者，戒定慧是也。問：其義云何是戒定慧？答：清淨無染是戒；知心不動，對境寂然，是定；知心不動時，不生不動想，知心清淨時，不生清淨想，乃至善惡皆能分別，於中無染得自在者，是名為慧也。若知戒定慧體，俱不可得時，即無分別者，即同一體，是名三學等用。

問：若心住淨時，不是著淨否？答：得住淨時，不作住淨想，是不著淨。問：心住空時，不是著空否？答：若作空想，即名著空。問：若心得住無住處時，不是著無所處否？答：但作空想，即無有著處。汝若欲了了識無所住心時，正坐之時，但知心莫思量一切物，一切善惡都莫思量；過去事已過去，而莫思量，過去心自絕，即名無過去事；未來事未至，莫願莫求，未來心自絕，即名無未來事；現在事已現在於一切事，但知無著。無著者，不起憎愛心，即是無著。現在心自絕，即名無現在事。三世不攝，亦名無三世也。心若起去時，即莫隨去，去心自絕，若住時亦莫隨住，住心自絕，即無住心，即是住無住處也。若了了自知，住在住時只物住，亦無住處，亦無無住處也。若自了了知心不住一切處，即名了了見本心也，亦名了了見性也。只個不住一切處心者，即是佛心，亦名解脫心，亦

名菩提心，亦名無生心，亦名色性空。經云：證無生法忍是也。汝若未得如是之時，努力努力，勤加用功，功成自會。所言會者，一切處無心即是會。言無心者，無假不真也。假者，愛憎心是也；真者，無愛憎心是也。但無憎愛心，即是二性空；二性空者，自然解脫也。

問：為只坐用，行時亦得為用否？答：今言用功者，不獨言坐，乃至行住坐臥，所造運為，一切時中，常用無間，即名常住也。

問：《方廣經》云：“五種法身：一實相法身，二功德法身，三法性法身，四應化法身，五虛空法身。”於自己身何者是？答：知心不壞，是實相法身；知心含萬象，是功德法身；知心無心，是法性法身；隨根應說，是應化法身；知心無形不可得，是虛空法身。若了此義者，即知無證也。無得無證者，即是證佛法法身，若有證有得以為證者，即邪見增上慢人也，名為外道。何以故？《維摩經》云：“舍利弗問天女曰，汝何所得，何所證，辯乃得如是。天女答曰：我無得無證，乃得如是，若有得有證，即於佛法中為增上慢人也。”

問：經云，等覺妙覺，云何是等覺，云何是妙覺？答：即色即空，名為等覺；二性空故，名為妙覺。又云：無覺無無覺，名為妙覺也。問：等覺與妙覺，為別為不別？答：為隨事方便，假立二名，本體是一，無二無別，乃至一切法皆然也。

問：《金剛經》云：“無法可說，是名說法”。其義云何？答：般若體畢竟清淨，無有一物可得，是名無法可說；即於般若空寂體中，具恆沙之用，即無事不知是名說法，故云無法可說，是名說法。問：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受持讀誦此經，若為人輕賤，是人先世罪業，應墮惡道，以今世人輕賤故，先世罪業，即為消滅，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其義云何？答：只如有人未遇大善知識，唯造惡業，清淨本心被三毒無明所覆，不能顯了，故云應墮惡道也。以今世人輕賤者，即是今日發心求佛道，為無明滅盡，三毒不生，即本心明朗，更無亂念，諸惡永滅，故以今世人輕賤也。無明滅盡，亂念不生，自然解脫；故云當得菩提。即發心時名為今世，非隔生也。

又云：如來五眼者何？答：見色清淨，名為肉眼；見體清淨，名為天眼；於諸色境，乃至善惡，悉能微細分別，無所染著，於中自在，名為慧眼；見無所見，名為法眼；無見無無見，名為佛眼。

又云：大乘、最上乘，其義云何？答：大乘者是菩薩乘；最上乘者是佛乘。又問云：何修而得此乘？答：修菩薩乘者，即是大乘，證菩薩乘，更不起觀，至無修處，湛然常寂，不增不減，名最上乘，即是佛乘也。

問：《涅槃》云：定多慧少，不離無明，定少慧多，增長邪見，定慧等故，即名解脫。其義如何？答：對一切善惡，悉能分別是慧；於所分別之處，不起愛憎，不隨所染，是定，即是定慧等用也。又問：無言無說，即名為定，正言說之時，得名定否？答：今言定者，不論說與不說，常定。何以故？為用定性，言說分別時，即言說分別亦定；若以空心觀色時，即觀色時亦空；若不觀色，不說、不分別時亦空；乃至見聞覺知，亦復如是。何以故？為自性空，即於一切處悉空，空即無著，無著即是等用，為菩薩常用如是等空之法，得至究竟，故云定慧等者，即名解脫也。今更為汝譬喻顯示，令汝惺惺，得解斷疑。譬如明鑿照像之時，其明動否？不也。不照時亦動否？不也。何以故？為明鑿用無情明照，所以照時不動，不照亦不動。何以故？為無情之中，無有動者，亦無不動者。又如日光照世之時，其光動否？不也。若不照時動否？不也。何以故？為光無情故，用無情光照，所以不動，不照亦不動；照者是慧，不動者定；菩薩用是定慧等法，得三菩提，故云定慧等用，即是解脫也。今言無情者，無凡情，非無聖情也。

問：云何是凡情，云何是聖情？答：若起二性，即是凡情；二性空故，即是聖情。

問：經云，言語道斷，心行處滅，其義如何？答：以言顯義，得義言絕，義即是空，空即是道，道即是絕言，故云言語道斷。心行處滅，謂得義實際，更不起觀，不起觀故，即是無生；以無生故，即一切色性空，色性空故，即萬緣俱絕；萬緣俱絕者，即是心行處滅。

問：如如者云何？答：如如是不動義，心真如故，名如如也。是知過去佛行此行，亦得成道；現在佛行此行，亦得成道；未來佛有此行，亦得成道。三世所修，證道無異，故名如如也。《維摩經》云：諸佛亦如也。至於彌勒亦如也；乃至一切眾生悉皆如也。何以故？為佛性不斷，有性故也。

問：即色即空，即凡即聖，是頓悟否？答：是。問：云何是即色即空，云何是即凡即聖？答：心有染即色，心無染即空；心有染即凡，心無染即聖。又云真空妙有故即色，色不可得故即空。今言空者，是色性自空，非色滅空；今言色者，是空性自色，非色能色也。

問：經云：盡無盡法門，如何？答：為二性空故。見聞無生是盡，盡者，諸漏盡；無盡者，於無生體中，具恆沙妙用，隨事應現，悉皆具足；於本體中，亦無損減，是名無盡，即是盡無盡法門也。問：盡與無盡，為一為別？答：體是一，說即有別。問：體既是一，云何說別？答：一者是說之體，說是體之用，為隨事應用，故云體同說別。喻如天上一日，下置種種盆器盛水，一一器中皆有於日，諸器中日悉皆圓滿，與天上日亦無差別，故云體同；為隨器立名，即有差別，所

以有別，故云體同，說即有別；所現諸日悉皆圓滿，於上本日，亦無損減，故云無盡也。

問：經云：不生不滅。何法不生，何法不滅？答：不善不生，善法不滅。問：何者善，何者不善？答：不善者是染漏心，善法者是無染漏心，但無染無漏，即是不善不生；得無染無漏時，即清淨圓明，湛然常寂，畢竟不遷，是名善法不滅也，此即是不生不滅。

問：《菩薩戒》云，眾生受佛戒，即入諸佛位，位同大覺已，真是諸佛子，其義云何？答：佛戒者，清淨心是也。若有人發心修行清淨行，得無所受心者，名受佛戒也。過去諸佛，皆修清淨無受行，得成佛道；今時有人發心，修無受清淨行者，即與佛功德等用，無有異也，故云入諸佛位也。如是悟者，與佛悟同，故云位同大覺已，真是諸佛子，從清淨心生智，智清淨名為諸佛子，亦名真佛子。

問：只是佛之與法，為是佛在先，為是法在先，若法在先，法是何佛所說，若佛在先，承何教而成道？答：佛亦在法先，亦在法後。問：因何佛法先後？答：若據寂滅法，是法先佛後；若據文字法，是佛先法後。何以故？一切諸佛，皆因寂滅法而得成佛，即是法先佛後。經云：諸佛所師，所謂法也；得成道已，然始廣說十二部經，引化眾生，眾生承佛法教，修行得成佛，即是佛先法後也。

問：云何是說通宗不通？答：言行相違，即是說通宗不通。問：云何是宗通說亦通？答：言行無差，即是說通宗亦通。

問：經云，到不到、不到到之法，云何？答：說到行不到，名為到不到，行到說不到，名為不到到；行說俱到，名為到到。

問：佛法不盡有為，不住無為，何者是不盡有為，何者是不住無為？答：不盡有為者，從初發心，至菩提樹下成等正覺，後至雙林入般若涅槃，於中一切法，悉皆不捨，即是不盡有為也。不住無為者，雖修無念，不以無念為證；雖修空，不以空為證；雖修菩提涅槃無相無作，不以無相無作為證，即是不住無為也。

問：為有地獄，為無地獄？答：亦有亦無。問：云何亦有亦無？答：為隨心所造，一切惡業，即有地獄；若心無染，自性空故，即無地獄。

問：受罪眾生，有佛性否？答：亦同佛性。問：既有佛性，正入地獄時，佛性同入否？答：不同入。問：正入之時，佛性復在何處？答：亦同入。問：既同入，正入時，眾生受罪，佛性亦同受罪否？答：佛性雖隨眾生同入，是眾生自受罪苦，佛性元來不受。問：既同入，因何不受？答：眾生者是有相，有相者，即

有成壞；佛性者是無相，無相者，即是空性也。是故真空之性，無有壞者，喻如有人於空積薪，薪自受壞，空不受壞也；空喻佛性，薪喻眾生，故云同入而不同受也。

問：轉八識成四智，束四智成三身，幾個識共成一智，幾個識獨成一智？答：眼耳鼻舌身，此五識共成所作智；第六是意識，獨成妙觀察智；第七心識，獨成平等性智；第八含藏識，獨成大圓鏡智。問：此四智為別為同？答：體同名別。問：體既同，云何名別？既隨事立名，正一體之時，何者是大圓鏡智？答：湛然空寂，圓明不動，即大圓鏡智。能對諸塵不起愛憎，既是二性空，二性空即平等性智；能入諸根境界，善能分別，不起亂想而得自在，即是妙觀察智；能令諸根隨時應用，悉入正受，無二相者，即是成所作智。

問：束四智成三身者，幾個智共成一身，幾個智獨成一身？答：大圓鏡智獨成法身，平等性智獨成報身，妙觀察智與成所作智共成化身。此三身亦立假名字分別，只令未解者看，若了此理，亦無三身應用。何以故？為體性無相，從無住本而立，亦無無住本。

問：云何是見佛真身？答：不見有無，即是見佛真身。問：云何不見有無，即是見真佛身？答：有因無立，無因有顯；本不立有，無亦不存；即不存無，有從何得。有之與無，相因始有，既相因而有，悉是生滅也。但離此二見，即是見佛真身。問：只如有無尚不可交建立，真身復從何而立？答：為有問故。若無問時，真身之名亦不可立，何以故？譬如明鏡，若對物像時即現像，若不對像時，終不現像。

問：云何是常不離佛？答：心無起滅，對境寂然，一切時中，畢竟空寂，即是常不離佛。

問：何者是無為法？答：有為是。問：今問無為法，因何答有為是？答：有因無立，無因有顯，本不立有，無從何生，若論真無為者，即不取有為，亦不取無為，是真無為法也。何以故？經云：若取法相，即著我人，若取非法相，即著我人，是故不應取法，不應取非法，即是取真法也。若了此理，即真解脫，即會不二法門。

問：何者是中道義？答：邊義是。問：今問中道，因何答邊義是？答：邊因中立，中因邊生，本若無邊，中從何有；今言中者，因邊始有。故知中之與邊，相因而立，悉是無常，色受想行識，亦復如是。

問：何名五陰等？答：對色染色，隨色受生，名為色陰，為領納八風，好集

邪信，即隨領受中生，名為受陰。迷心取想，隨想受生，名為想陰；結集諸行，隨行受生，名為行陰，於平等體，妄起分別繫著，隨識受生，名為識陰，故云五陰。

問：經云二十五有，何者是？答：受後有身是也。後有身者，即六道受生也。為眾生現世心迷，好結諸業，後即隨業受生，故云後有也。世若有人，志修究竟解脫，證無生法忍者，即永離三界，不受後有，不受後有者，即證法身；法身者，即是佛身。問：二十五有名，云何分別？答：本體是一，為隨用立名，顯二十五有，二十五有，十惡、十善、五陰是。問：云何是十惡十善？答：十惡，殺、盜、淫、妄言、綺語、兩舌、惡口，乃至貪、嗔、邪見，此名十惡。十善者，但不行十惡即是也。

問：上說無念，猶未盡決。答：無念者，一切處無心是，無一切境界，無餘思求是，對諸境色，永無起動，是即無念。無念者，是名真念也。若以念為念者，即是邪念，非為正念，何以故？經云：若教人六念，名為非念，有六念，名為邪念；無六念者，即真念。經云：善男子，我等住於無念法中，得如是金色三十二相，放大光明，照無餘世界，不可思議功德，佛說之猶不盡，何況餘乘能知也。得無念者，六根無染故，自然得入諸佛知見，得如是者，即名佛藏，亦名法藏；即能一切佛，一切法，何以故？為無念故。經云：一切諸佛等，皆從此經出。

問：既稱無念，入佛知見，復從何立？答：從無念立，何以故？經云：從無住本，立一切法。又云：喻如明鑑，鑑中雖無像，而能現萬像。何以故？為鑑明故，能現萬像；學人為心無染故，妄念不生，我人心滅，畢竟清淨；以清淨故，能生無量知見。頓悟者，不離此生，即得解脫。何以知之？譬如獅子兒，初生之時，即真獅子，修頓悟者亦復如是；即修之時，即入佛位，如竹春生筍，不離於春，即與母齊，等無有異。何以故？為心空故，修頓悟者，亦復如是。為頓除妄念，永絕我人，畢竟空寂，即與佛齊，等無有異，故云即凡即聖也。修頓悟者，不離此身，即超三界。經云：不壞世間，而超世間，不捨煩惱，而入涅槃；不修頓悟者，猶如野干，隨逐獅子，經百千劫，終不得成獅子。

又問：真如之性，為實空，為實不空；若言不空，即是有相，若言空者，即是斷滅；一切眾生，當依何修而得解脫？答：真如之性，亦空亦不空，何以故？真如妙體，無形無相，不可得也，是名亦空。然於空無相體中，具足恆沙之用，即無事不應，是名亦不空。經云：解一即千從，迷一即萬惑，若人守一，萬事畢，是悟道之妙也。經云：森羅及萬象，一法之所印，云何一法中，而生種種見？如此功業，由行為本，若不降心，依文取證，無有是處，自誑誑他，彼此俱墜，努力努力，細細審之，只是事來不受，一切處無心，得如是者，即入涅槃，證無生法忍，亦名不二法門，亦名無諍，亦名一行三昧，何以故？畢竟清淨，無我人故。

不起愛憎，是二性空，是無所見，即是真如無得之辯，此論不傳無信，唯傳同見同行。當觀前人有誠信心，堪任不退者，如是之人，乃可為說，示之令悟。

吾作此論，為有緣人，非求名利，只如諸佛所說，千經萬論，只為眾生迷故。心行不同，隨邪應說，即有差別。如論究竟解脫理者，只是事來不受，一切處無心，永寂如空，畢竟清淨，自然解脫。汝莫求虛名，口說真如，心似猿猴，即言行相違，名為自誑，當墮惡道；莫求一世虛名快樂，不覺長劫受殃，努力努力。眾生自度，佛不能度；若佛能度眾生時，過去諸佛，如微塵數，一切眾生，總應度盡，何故我等，至今流浪生死，不得成佛，當知眾生自度，佛不能度，努力努力。自修，莫倚他佛力。經云：夫求法者，不著佛求。

問：於來世中，多有雜學之徒，云何共住？答：但和其光，不同其業，同處不同住。經云：隨流而性常也。只如學道者，自為大事因緣解脫之事，俱勿輕未學，敬學如佛，不高己德，不嫉彼能，自察於行，不舉他過，於一切處，悉無妨礙，自然快樂也。重說偈云：

忍辱第一道，先須除我人，事來無所受，即真菩提身。

《金剛經》云：“通達無我法者，如來說名真是菩薩。”又云：“不取亦不捨，永斷於生死，一切處無心，即名諸佛子。”《涅槃經》云：“如來證涅槃，永斷於生死。”偈曰：

我今意況大好，他人罵時無惱。無言不說是非，涅槃生死同道。  
識達自家本宗，猶來無有青草。一切妄想分別，將知世人不了。  
寄言凡夫末代，除卻心中藁草。我今意況大寬，不語無事心安。  
從容自在解脫，東西去易不難。終日無言寂寞，念念向理思看。  
自然逍遙見道，生死定不相干。我今意況大奇，不向世上侵欺。  
榮華總是虛誑，弊衣粗食充饑。道逢世人懶語，世人咸說我疾。  
外現瞪瞪暗鈍，心中明若琉璃。默契羅侯密行，非汝凡夫所知。

無恐汝等不會了真解脫理，再示汝等：

問：《維摩經》云：欲得淨土，當淨其心。云何是淨心？答：以畢竟淨為淨。  
問：云何是畢竟淨為淨？答：無淨、無無淨，即是畢竟淨。問：云何是無淨、無無淨？答：一切處無心是淨；得淨之時，不得作淨想，即名無淨也。得無淨時，亦不得作無淨想，即是無無淨也。

問：修道者以何為證？答：畢竟證為證。問：云何是畢竟證？答：無證、無無證，是名畢竟證。問：云何是無證，云何是無無證？答：於外不染色聲等，於

內不起妄念心，得如是者，即名為證；得證之時，不得作證想，即名無證也。得此無證之時，亦不得作無證想，是名無證即名無無證也。

問：云何解脫心？答：無解脫心，亦無無解脫心，即名真解脫也。經云：法尚應捨，何況非法也。法者是有，非法是無也。但不取有無，即真解脫。

問：云何得道？答：以畢竟得為得。問：云何是畢竟得？答：無得、無無得，是名畢竟得。問：云何是畢竟空？答：無空、無無空，即名畢竟空。

問：云何是真如定？答：無定、無無定，即名真如定。經云：無有定法，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亦無定法，如來可說。經云：雖修空，不以空為證，不得作空想，即是也；雖修定，不以定為證，不得作定想，即是也；雖得淨，不以淨為證，不得作淨想，即是也。若得定、得淨、得一切處無心之時，即作得如是想者，皆是妄想，即被繫縛，不名解脫。若得如是之時，了了自知，得自在，即不得將此為證，亦不得作如是想，即得解脫。經云：若起精進心，是妄非精進也，若能心不妄，精進無有涯。

問：云何是中道？答：無中間，亦無二邊，即中道也。云何是二邊？答：為有彼心，有此心，即是二邊。云何名彼心、此心？答：外縛聲色，名為彼心，內起妄念，名為此心，若於外不染色，即名無彼心，內不生妄念，即名無此心，此無二邊也。心既無二邊，中亦何有哉，得如是者，即名中道，真如來道；如來道者，即一切覺人解脫也。經云：虛空無中邊，諸佛身亦然，然一切色空者，即一切處無心也；一切處無心者，即一切色性空；二義無別，亦名色空，亦名色無法也。汝若離一切處無心，得菩提、解脫、涅槃、寂滅、禪定、見性者，非也。一切處無心者，即修菩提、解脫、涅槃、寂滅、禪定，乃至六度，皆見性處。何以故？《金剛經》云：“無有少法可得，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也。”

問：若有修一切諸行，具足成就得受記否？答：不得。問：若以一切法無修，得成就，得受記否？答：不得。問：若恁麼時，當以何法而得受記？答：不以有行，亦不以無行，即得受記。何以故？《維摩經》云：“諸行性相，悉皆無常。”

《涅槃經》云：“佛告迦葉，諸行是常，無有是處，汝但一切處無心，即無諸行，亦無無行，即名受記。”所言一切處無心者，無憎愛心是；言無憎愛心者，見好事不起愛心，即名無愛心也；見惡事不起憎心，即名無憎心也。無愛者即名無染心，即是色性空也；色性空者，即是萬緣俱絕，萬緣俱絕者，自然解脫。汝細看之，若未惺惺了時，即須早問，勿使空度。汝等若依此教修，不解脫者，無即終身為汝受大地獄。吾若誑汝者，吾當所生處為獅子虎狼所食。汝若不依教，自不勤修，即不知也，一失人身，萬劫不復。努力努力，須合知爾。

## 頓悟入道要門論 卷下

諸方門人參問語錄

師初至江西，參馬祖。祖問從何處來？曰：越州大雲寺來。祖曰：來此擬須何事？曰：來求佛法。祖曰：自家寶藏不顧，拋家散走作什麼，我這裏一物也無，求什麼佛法。師遂禮拜。問曰：阿哪個是慧海自家寶藏？祖曰：即今問我者，是汝寶藏，一切具足，更無欠少，使用自在，何假向外求覓。師於言下大悟，識自本心，不由知覺，踴躍禮謝。師事六載，後以受業師年老，遽歸奉養，乃晦跡藏用，外示癡訥，自撰《頓悟入道要門論》一卷，法侄玄晏，竊出江外呈馬祖。祖覽訖，謂眾曰：越州有大珠，圓明光透，自在無遮障處也。眾中有知師姓朱者，迭相推識，結契來越上，尋訪依附，時號大珠和尚也。

師謂學徒曰：我不會禪，並無一法可示於人，故不勞汝久立，且自歇去。時學侶漸多，日夜叩激，事不得已，隨問隨答，其辯無礙。時有法師數人來謁，曰：擬伸一問，師還對否？師曰：深潭月影，任意撮摩。問：如何是佛？師曰：清潭對面，非佛而誰？眾皆茫然。良久，其僧又問：師說何法度人？師曰：貧道未曾有一法度人。曰：禪師家渾如此。師卻問曰：大德說何法度人？曰：講《金剛般若經》。師曰：講幾座來？曰：二十餘座。師曰：此經是阿誰說？僧抗聲曰：禪師相弄，豈不知是佛說耶。師曰：若言如來有所說法，則為謗佛，是人不解我所說義，若言此經不是佛說，則為謗經，請大德說看？僧無對。

師少頃又問：經云：“若以色見我，以音聲求我，是人行邪道，不能見如來。”大德且道，阿那個是如來？曰：某甲到此卻迷去。師曰：從來未悟，說什麼卻迷。僧曰：請禪師為說。師曰：大德講經二十餘座，卻不識如來。其僧再禮拜，願垂開示。師曰：如來者，是諸法如義，何得忘卻。曰：是，是諸法如義。師曰：大德，是亦未是。曰：經文分明，那得未是。師曰：大德如否？曰：如。師曰：木石如否？曰：如。

師曰：大德如同木石如否？曰：無二。師曰：大德與木石何別？僧無對。乃嘆云：此人上者，難為酬對。良久，卻問如何得大涅槃？師曰：不造生死業。對曰：如何是生死業？師曰：求大涅槃是生死業，捨垢取淨是生死業，有得有證是生死業，不脫對治門是生死業。曰：云何即得解脫？師曰：本自無縛，不用求解，直用直行，是無等等。僧曰：如禪師如和尚者，實謂希有，禮謝而去。

有行者問：即心即佛，哪個是佛？師云：汝疑那個不是佛，指出看？無對。師曰：達即遍境是，不悟永乖疏。

有律師法明謂師曰：禪師家多落空。師曰：卻是座主家多落空。法明大驚，

曰：何得落空？師曰：經論是紙墨文字，紙墨文字者俱空；設於聲上建立名句等法，無非是空，座主執滯教體，豈不落空？法明曰：禪師落空否？師曰：不落空。曰：何以不落空？師曰：文字等皆從智慧而生，大用現前，那得落空？法明曰：故知一法不達，不名悉達。師曰：律師不唯落空，兼乃錯用名言。法明作色問曰：何處是錯？師曰：律師未辨華竺之音，如何講說。曰：請禪師指出法明錯處。師曰：豈不知悉達是梵語耶？律師雖省過，而心猶憤然。（梵音薩婆曷刺他悉陀中譯為一切義成，簡寫為悉達。）

又問曰：夫經律論是佛語，讀誦依教奉行，何故不見性？師曰：“如狂狗趁塊，獅子咬人，經律論是自性用，讀誦者是性法。”法明又曰：阿彌陀佛，有父母及姓否？師曰：阿彌陀姓驕尸迦，父名月上，母名殊勝妙顏。曰：出何教文？師曰：出《陀羅尼集》。法明禮謝，讚嘆而退。

有三藏法師問：真如有變易否？師曰：有變易；三藏曰：禪師錯也。師卻問三藏，有真如否？曰：有。師曰：若無變易，決定是凡僧也；豈不聞善知識者，能迴三毒為三聚淨戒，迴六識為六神通，迴煩惱作菩提，迴無明為大智，真如若無變易，三藏真是自然外道也。三藏曰：若爾看，真如即有變易？師曰：若執真如有變易，亦是外道。曰：禪師適來說真如有變易，如今又道不變易，如何即是？師曰：若了了見性者，如摩尼珠現色，說變亦得，說不變亦得；若不見性人，聞說真如變，便作變解，聞說不變，便作不變解。三藏曰：故知南宗實不可測。

有道流問：世間有法過自然否？師曰：有。曰：何法過得？師曰：能知自然者。曰：元氣是道否？師曰：元氣自元氣，道自道。曰：若如是者，則應有二？師曰：知無兩人。又問：云何為邪，云何為正？師曰：心逐物為邪，物從心為正。

有源律師來問：和尚修道，還用功否？師曰：用功。曰：如何用功？師曰：饑來吃飯，睏來即眠。曰：一切人總如是，同師用功否？師曰：不同。曰：何故不同？師曰：他吃飯時，不肯吃飯，百種須索；睡時不肯睡，千般計較。所以不同也。律師杜口。

有韞光大德問：禪師自知生處否？師曰：未曾死，何用論生，知生即是無生法，無離生法說有無生。祖師云：當生即不生。曰：不見性人，亦得如此否？師曰：自不見性，不是無性，何以故？見即是性，無性不能見；識即是性，故名識性；了即是性，喚作了性；能生萬法，喚作法性，亦名法身。馬鳴祖師云：所言法者，謂眾生心，若心生，故一切法生，若心無生，法無從生，亦無名字。迷人不知法身無象。應物現形，遂喚青青翠竹，總是法身，鬱鬱黃華，無非般若；黃華若是般若，般若即同無情；翠竹若是法身，法身即同草木；如人吃筍，應總吃

法身也。如此之人，寧堪齒錄，對面迷佛，長劫希求，全體法中，迷而外覓。是以解道者，行住坐臥，無非是道；悟法者，縱橫自在，無非是法。

大德又問：太虛能生靈智否，真心緣於善惡否？貪欲人是道否？執是執非人向後心通否？觸境生心人有定否？住於寂寞人有慧否？懷高傲物人有我否？執空執有人有智否？尋文取證人、苦行求佛人、離心求佛人、執心是佛人，此皆稱道否？請禪師一一開示。師曰：太虛不生靈智，真心不緣善惡，嗜欲深者機淺，是非交爭者未通，觸境生心者少定，寂寞忘機者慧沉，傲物高心者我壯，執空執有者皆愚，尋文取證者益滯，苦行求佛者俱迷，離心求佛者外道，執心是佛者為魔。大德曰：若如是，應畢竟無所有。師曰：畢竟是大德，不是畢竟無所有。大德踴躍，禮謝而去。

師上堂曰：諸人幸自好個無事人，苦死造作，要擔枷落獄作麼，每日至夜奔波，道我參禪學道，解會佛法，如此轉無交涉也，只是逐聲色走，有何歇時。貧道聞江西和尚道，汝自家寶藏，一切具足，使用自在，不假外求。我從此一時休去，自己財寶，隨身受用，可謂快活。無一法可取，無一法可捨，不見一法生滅相，不見一法去來相，遍十方界，無一微塵許不是自家財寶。但自仔細觀察自心一體三寶，常自現前，無可疑慮，莫尋思，莫求覓，心性本來清淨，故《華嚴經》云：“一切法不生，一切法不滅，若能如是解，諸佛常現前。”又《淨名經》云：“觀身實相，觀佛亦然。”若不隨聲色動念，不逐相貌生解，自然無事去，莫久立，珍重。

此日大眾普集，久而不散。師曰：諸人何故在此不去？貧道已對面相呈，還肯休麼；有何事可疑，莫錯用心，枉費氣力；若有疑情，一任諸人恣意早問。

時有僧法淵問曰：云何是佛？云何是法？云何是僧？云何是一體三寶？願師垂示。師曰：心是佛，不用將佛求佛，心是法，不用將法求法，佛法無二，和合為僧，即是一體三寶。經云：心、佛與眾生，是三無差別。身口意清淨，名為佛出世，三業不清淨，名為佛滅度。喻如瞋時無喜，喜時無瞋，唯是一心，實無二體，本智法爾，無漏現前。如蛇化為龍，不改其鱗，眾心迴心作佛，不改其面。性本清淨，不待修成，有證有修，即同增上慢者。真空無滯，應用無窮，無始無終，利根頓悟，用無等等，即是阿耨菩提，心無形相，即是微妙色身；無相即是實相法身。性相體空，即是虛空無邊身，萬行莊嚴，即是功德法身。此法身者，乃是萬化之本，隨處立名，智用無盡，名無盡藏。能生萬法，名本法藏。具一切智，是智慧藏。萬法歸如，名如來藏。經云：如來者即諸法如義。又云：世間一切生滅法，無有一法不歸如也。

有客問云：弟子未知律師、法師、禪師何者最勝？願和尚慈悲指示。師曰：

夫律師者啟毗尼之法藏，傳壽命之遺風，洞持犯而達開遮，秉威儀而行軌範，牒三番羯磨，作四果初因，若非宿德白眉，焉敢造次？夫法師者，踞師子之座，瀉懸河之辯，對稠人廣眾，啟鑿玄關，開般若妙門，等三輪空施，若非龍象蹴踏，安敢當斯？夫禪師者，撮其樞要，直了心源，出沒捲舒，縱橫應物，咸均事理，頓見如來，拔生死深根，獲現前三昧，若不安禪靜慮，到這裏總須茫然。隨機授法，三學雖殊，得意忘言，一乘何異？故經云：十方佛土中，唯有一乘法，無二亦無三，除佛方便說，但以假名字，引導諸眾生。客曰：和尚深達佛旨，得無礙辯。

又問：儒、道、釋三教，為同為異？師曰：大量者用之即同，小機者執之即異，總從一性上起用，機見差別成三，迷悟由人，不在教之異同。

講唯識道光座主問曰：禪師用何心修道？師曰：老僧無心可用，無道可修。曰：既無心可用，無道可修，云何每日聚眾，勸人學禪修道？師曰：老僧尚無卓錫之地，什麼處聚眾來，老僧無舌，何曾勸人來？曰：禪師對面妄語。師曰：老僧尚無舌勸人，焉解妄語。曰：某甲卻不會禪師語論也。師曰：老僧自亦不會。

講《華嚴》志座主問：何故不許青青翠竹盡是法身，鬱鬱黃華無非般若？師曰：法身無象，應翠竹以成形，般若無知，對黃華而顯相，非彼黃華翠竹，而有般若法身也。故經云：佛真法身，猶若虛空，應物現形，如水中月，黃華若是般若，般若即同無情，翠竹若是法身，翠竹還能應用。座主會麼？曰：不了此意。師曰：若見性人，道是亦得，道不是亦得，隨用而說，不滯是非；若不見性人，說翠竹著翠竹，說黃華著黃華，說法身滯法身，說般若不識般若，所以皆成諍論。志禮謝而去。

人問：將心修行，幾時得解脫？師曰：將心修行，喻如滑泥洗垢；般若玄妙，本自無生，大用現前，不論時節。曰：凡夫亦得如此否？師曰：見性者即非凡夫，頓悟上乘，超凡越聖；迷人論凡論聖，悟人超越生死涅槃，迷人說事說理，悟人大用無方，迷人求得求證，悟人無行無求，迷人期遠劫證，悟人頓見。

講《維摩》座主問：經云，彼外道六師等，是汝之師，因其出家，彼師所墮，汝亦隨墮。其汝施者，不名福田，供養汝者，墮三惡道，謗於佛，毀於法，不入眾數，終不得滅度，汝若如是，乃可取食。今請禪師明為解脫。師曰：迷徇六根者，號之為六師；心外求佛，名為外道；有物可施，不名福田；生心受供，墮三惡道；汝若能謗於佛者，是不著佛求；毀於法者，是不著法求，不入眾數者，是不著僧求，終不得滅度者；智用現前，若有如是解者，便得法喜禪悅之食。

有行者問：有人問佛答佛，問法答法，喚作一字法門，不知是否？師曰：如

鸚鵡學人語話，自語不得，為無智慧故；譬如將水洗水，將火燒火，都無義趣。

人問：言之與語，為同為異？師曰：一也，謂言成句名語矣，且如靈辯滔滔，譬大川之流水，峻機疊疊，如圓器之傾珠，所以廓萬象，號懸河，剖乎義海，此是語也；言者一字表心也。內著玄微，外現妙相，萬機撓而不亂，清濁混而常分，齊王猶慚大夫之辭，文殊尚嘆淨名之說，今之常人云何能解。

源律師問：禪師常譚即心是佛，無有是處。且一地菩薩，分身百佛世界，二地增於十倍，禪師試現神通看？師曰：閻黎自己是凡是聖？曰：是凡。師曰：既是凡僧，能問如是境界？經云，仁者心有高下，不依佛慧，此之是也。又問：禪師每云，若悟道，現前身便解脫，無有是處。師曰：有人一生作善，忽然偷物入手，即身是賊否？曰：故知是也。師曰：如今了了見性，云何不得解脫？曰：如今必不可，須經三大阿僧祇劫始得。師曰：阿僧祇劫，還有數否？源抗聲曰：將賊比解脫，道理得通否？師曰：閻黎自不解道，不可障一切人解；自眼不開，嗔一切人見物。源作色而去云：雖老渾無道。師曰：即行去者是汝道。

講止觀慧座主問：禪師辨得魔否？師曰：起心是天魔，不起心是陰魔，或起不起是煩惱魔。我正法中，無如是事。曰：一心三觀，義又如何？師曰：過去心已過去，未來心未至，現在心無住，於其中間，更用何心起觀。曰：禪師不解止觀？師曰：座主解否？曰：解。師曰：如智者大師，說止破止，說觀破觀，住止沒生死，住觀心神亂，為當將心止心，為復起心觀觀，若有心觀，是常見法，若無心觀，是斷見法，亦有亦無，成二見法。請座主仔細說看。曰：若如是問，俱說不得也。師曰：何曾止觀。

人問：般若大否？師曰：大。曰：幾許大？師曰：無邊際。曰：般若小否？師曰：小。曰：幾許小？師曰：看不見。曰：何處是？師曰：何處不是。

講《維摩》座主問：經云，諸菩薩各入不二法門，維摩默然，是究竟否？師曰：未是究竟，聖意若盡，第三卷更說何事。座主良久，曰：請禪師為說未究竟之意？師曰：如經第一卷，是引眾呼十大弟子住心，第二諸菩薩各說入不二法門，以言顯於無言，文殊以無言顯於無言，維摩不以言，不以無言，故默然，收前語言也。第三卷，從默然起說，又顯神通作用，座主會麼？曰：奇怪如是。師曰：亦未如是。曰：何故未是？師曰：且破人執情，作如此說。若據經意，只說色心空寂，令見本性，教捨偽行入真行，莫向言語紙墨上討意度，但會淨名兩字便得。淨者本體也，名者跡用也，從本體起跡用，從跡用歸本體。體用不二，本跡非殊；所以古人道，本跡雖殊，不思議一也；一亦非一，若識淨名兩字假號，更說什麼究竟與不究竟；無前無後，非本非末，非淨非名，只示眾生本性不思議解脫。若不見性人，終身不見此理。

曾問：萬法盡空，識性亦爾，譬如水泡，一散更無再合，身死更不再生，即是空無，何處更有識性？師曰：泡因水有，泡散可即無水，身因性起，身死豈言性滅。曰：既言有性，將出來看。師曰：汝信有明朝否？曰：信。師曰：我將明朝來看。曰：明朝實是有，如今不可得。師曰：明朝不可得，不是無明朝。汝自不見性，不可是無性。今見著衣吃飯，行住坐臥，對面不識，可謂愚迷。汝欲見明朝，與今日不異，將性滅性，萬劫終不見，亦如有人不見日，不是無日。

講《青龍疏》座主問：經云，無法可說，禪師如何體會？師曰：為般若體畢竟清淨，無一物可得，是名無法，即於般若空寂體中，具河沙之用，即無事不知，是名說法。故云：無法可說，是名說法。

講《華嚴》座主問：禪師信無情是佛否？師曰：不信。若無情是佛者，活人應不如死人，死驢死狗亦應勝於活人。經云：佛身者，即法身也。從戒定慧生，從三明六通生，從一切善法生，若說無情是佛者，人德如今便死，應作佛去。

有法師問：持《般若經》最多功德，師還信否？師曰：不信。曰：若爾靈驗傳十餘卷，皆不堪信也。師曰：生人持孝，自有感應，非是白骨能有感應。經是文字紙墨，文字紙墨性空，何處有靈驗。靈驗者，在持經人用心，所以神通感物。試將一卷經，安著案上，無人受持，自能有靈驗否？

僧問：未審一切名相及法相，語之與默，如何通會，即得無前後？師曰：一念起時，本來無相無名，何得說有前後？不了名相淨，安計有前有後。夫名相關鎖，非智鑰不能開。中道者病在中道，二邊者病在二邊，不知現用是無等等法身。迷悟得失，常人之法，自起生滅，埋沒正智，或斷煩惱，或求菩提，背卻般若。

人問：律師何故不信禪？師曰：理幽難顯，名相易持，不見性者，所以不信；若見性者，號之為佛。識佛之人，方能信入，佛不遠人，而人遠佛：佛是心作，迷人向文字中求，悟人向心而覺；迷人修因待果，悟人了心無相；迷人執物守我為己，悟人般若應用現前：愚人執空執有生體，智人見性了相靈通；乾慧辯者口疲，大智體了心泰；菩薩觸物斯照，聲聞怕境昧心，悟者日用無生，迷人現前隔佛。

人問：如何得神通去？師曰：神性靈通，遍周沙界，山河石壁，去來無礙，剎那萬里，往返無跡，火不能澆，水不能溺，愚人自無心智，欲得四大飛空。經云，取相凡夫，隨宜為說，心無形相，即是微妙色身，無相即是實相，實相體空，喚作虛空無邊身，萬行莊嚴，故云功德法身，即此法身是萬行之本，隨用立名，實而言之，只是清淨法身也。

人問：一心修道，過去業障，得消滅否？師曰：不見性人，未得消滅，若見性人，如日照霜雪。又見性人，猶如積草等須彌山，只用一是之火；業障如草，智慧似火。曰：云何知業障盡？師曰：現前心通，前後生事，猶如對見，前佛後佛，萬法同時。經云：一念知一切法是道場，成就一切智故。

有行者問：云何得住正法？師曰：求住正法者是邪，何以故？法無邪正故。曰：云何得作佛去？師曰：不用捨眾生心，但莫污染自性。經云，心、佛及眾生，是三無差別。曰：若如是解者，得解脫否？師曰：本自無縛，不用求解；法過語言文字，不用數句中求，法非過現未來，不可以因果中契；法過一切，不可比對；法身無象，應物現形，非離世間，而求解脫。

僧問：何者是般若？師曰：汝疑不是者，說說看。又問：云何得見性？師曰：見即是性，無性不能見。又問如何是修行？師曰：但莫污染自性，即是修行；莫自欺誑，即是修行；大用現前，即是無等等法身。又問：性中有惡否？師曰：此中善亦不立。曰：善惡俱不立，將心何處用？師曰：將心用心，是大顛倒。曰：作麼生即是？師曰：無作麼生，亦無可是。

人問：有人乘船，船底刺殺螺蜆，為是人受罪，為復船當罪？師曰：人船兩無心，罪正在汝。譬如狂風折樹損命，無作者，無受者，世界之中，無非眾生受苦處。

僧問：未審托情勢，指境勢，語默勢，乃至揚眉動目等勢，如何得通會於一念間？師曰：無有性外事。用妙者，動寂俱妙；心真者，語默總真；會道者行住坐臥是道，為迷自性，萬惑滋生。又問：如何是法有宗旨？師曰：隨其所立即有眾義，文殊於無住本，立一切法。曰：莫同太虛否？師曰：汝怕同太虛否？曰：怕。師曰：解怕者不同太虛。又問：言方不及處，如何得解？師曰：汝今正說時，疑何處不及。

有宿德十餘人同問：經云，破滅佛法，未審佛法可破滅否？師曰：凡夫外道，謂佛法可破滅；二乘人謂不可破滅，我正法中無此二見；若論正法，非但凡夫外道，未至佛地者，二乘亦是惡人。又問：真法、幻法、空法、非空法，各有種性否？師曰：夫法雖無種性，應物俱現。心，幻也，一切俱幻，若有一法不是幻者，幻即有定。心，空也，一切皆空，若有一法不空，空義不立。迷時人逐法，悟時法由人。如森羅萬象，至空而極。百川眾流，至海而極。一切賢聖，至佛而極。十二分經，五部毗尼，五韋陀論，至心而極。心者是總持之妙本，萬法之洪源，亦名大智慧藏，無住涅槃，百千萬名，盡心之異號耳。又問：如何是幻？師曰：幻無定相，如旋火輪，如乾闥婆城，如機關木人，如陽焰，如空華，俱無實法。

又問何名大幻師？師曰：心名大幻師，身為大幻城，名相為大幻衣食，河沙世界，無有幻外事；凡夫不識幻，處處迷幻業；聲聞怕幻境，昧心而入寂；菩薩識幻法，達幻體，不拘一切名相。佛是大幻師，轉大幻法輪，成大幻涅槃，轉幻生滅，得不生不滅，轉河沙穢土，成清淨法界。

僧問：何故不許誦經，喚作客語？師曰：如鸚鵡只學人言，不得人意。經傳佛意，不得佛意而但誦，是學語人，所以不許。曰：不可離文字言語，別有意耶？

師曰：汝如是說，亦是學語。曰：同是語言，何偏不許？師曰：汝今諦聽，經有明文，我所說者，義語非文；眾生說者，文語非義；得意者越於浮言，悟理者超於文字，法過言語文字，何向數句中求；是以發菩提者，得意而忘言，悟理而遺教，亦猶得魚忘筌，得兔忘罝也。

有法師問：念佛是有相大乘禪，師意如何？師曰：無相猶非大乘，何況有相。經云，取相凡夫，隨宜為說。又問：願生淨土，未審實有淨土否？師曰：經云，欲得淨土，當淨其心，隨其心淨，即佛土淨。若心清淨，所在之處，皆為淨土。譬如生國王家，決定紹王業，發心向佛道，是生淨佛國，其心若不淨，在所生處，皆是穢土。淨穢在心，不在國土。

又問：每聞說道，未審何人能見？師曰：有慧眼者能見。曰：甚樂大乘，如何學得？師曰：悟即得，不悟不得。曰：如何得悟處？師曰：但諦觀。曰：似何物？師曰：無物似。曰：應是畢竟空。師曰：空無畢竟。曰：應是有。師曰：有而無相。曰：不悟如何？師曰：大德自不悟，亦無人相障。

又問：佛法在於三際否？師曰：見在無相，不在其外，應用無窮，不在於內，中間無住處，三際不可得。曰：此言大混。師曰：汝正說混之一字時，在內外否？曰：弟子究檢內外無蹤跡。師曰：若無蹤跡，明知上來語大混。

曰：如何得作佛？師曰：是心是佛，是心作佛。曰：眾生入地獄，佛性入否？師曰：如今正作惡時，更有善否？曰：無。師曰：眾生入地獄，佛性亦如是。曰：一切眾生皆有佛性如何？師曰：作佛用是佛性；作賊用是賊性；作眾生用是眾生性；性無形相，隨用立名。經云，一切賢聖，皆以無為法而有差別。

僧問：何者是佛？師曰：離心之外，即無有佛。曰：何者是法身？師曰：心是法身，謂能生萬法故，號法界之身。《起信論》云：所言法者，謂眾生心，即依此心，顯示摩訶衍義。

又問：何名有大經卷，內在一微塵？師曰：智慧是經卷。經云，有大經卷，量等三千大千界，內在一微塵中；一塵者，是一念心塵也。故云一念塵中，演出恆沙偈，時人自不識。

又問：何名大義城，何名大義王？師曰：身為大義城，心為大義王。經云，多聞者，善於義，不善於言說，言說生滅，義不生滅，義無形相，在言說之外。心為大經卷，心為大義王，若不了了識心者，不明善義，只是學語人也。

又問：《般若經》云：度九類眾生，皆入無餘涅槃。又云，實無眾生得滅度者。此兩段經文，如何通會前後，人說皆云實度眾生，而不取眾生相，常疑未決，請師為說。師曰：九類眾生，一身具足，隨造隨成，是故無明為卵生，煩惱包裹為胎生，愛水侵潤為濕生，倏起煩惱為化生。悟即是佛，迷號眾生，菩薩只以念念心為眾生；若了念念心體俱空，名為度眾生也。智者於自本際上，度於未形，未形既空，即知實無眾生得滅度者。

僧問：言語是心否？師曰：言語是緣，不是心。曰：離緣何者是心？師曰：離言語無心。曰：離言語既無心，若為是心？師曰：心無形相，非離言語，非不離言語，心常湛然，應用自在。祖師云：若了心非心，始解心心法。

僧問：如何是定慧等學？師曰：定是體，慧是用，從定起慧，從慧歸定；如水與波，一體更無前後，名定慧等學。夫出家兒莫尋言逐語，行住坐臥，并是汝性用，什麼處與道不相應，且住一時休歇去，若不隨外境之風，性水常自湛湛，無事珍重。

<大珠慧海頓悟要門>終

附 初祖菩提達磨大師安心法門（出聯燈會要）

迷時人逐法，解時法逐人。解時識攝色，迷時色攝識。但有心分別計較自心現量者，悉皆是夢；若識心寂滅，無一切念處，是名正覺。問：云何自心現量？答：見一切法有，有不自有，自心計作有；見一切法無，無不自無，自心計作無；乃至一切法亦如是，並是自心計作有，自心計作無。又若人造一切罪，自見己之法王，即得解脫。若從事上得解者氣力壯，從事中見法者，即處處不失念；從文字解者氣力弱，即事即法者深。從汝種種運為跳踉顛蹶，悉不出法界；若以法界入法界，即是癡人；凡有施為，皆不出法界心，何以故？心體是法界故。

問：世間人種種學問，云何不得道？答：由見己故，所以不得道；己者，我也。至人逢苦不憂，遇樂不喜，由不見己故，所以不知苦樂，由亡己故，得至虛

無；己尚自亡，更有何物而不亡也？問：說法既空，阿誰修道？答：有阿誰須修道？若無阿誰，即不須修道。阿誰者亦我也，若無我者，逢物不生是非，是者我自是，而物非是也；非者我自非，而物非非也；即心無心，是為通達佛道；即物不起見，是名達道。逢物直達，知其本源，此人慧眼開。智者任物不任己，即無取捨違順；愚人任己不任物，即有取捨違順。不見一物，名為見道；不行一物，名為行道；即一切處無處，即作處無作處；無作法即見佛，若見相時，即一切處見鬼；取相故，墮地獄；觀法故，得解脫；若見憶想分別，即受鑊湯鑪炭等事，現見生死相。若見法界性，即涅槃性。無憶相分別，即是法界性。心非色，故非有；用而不廢，故非無；又用而常空，故非有；空而常用，故非無。

昔披閱祖燈，至大珠和尚傳，云有頓悟入道要門論一卷，思仰之久，未如所願。後於洪武己酉歲，從壞篋中得一故冊，信手展卷，隨覽數分，如熱得涼，踊躍歡喜，不能自勝！方視其首，即斯論也。復詳披究，見其義理，質直詣實，如飲醍醐，如得至寶。後較諸錄，得無差謬。所願既獲，不敢私秘，願與一切眾生同霑法味。復綴諸宗所問語錄一卷，於後略分上下，共成一冊；並達磨大師安心法門，附於卷末；總名曰：頓悟要門。謹捐布帛，命工繡梓，垂於不朽，流布十方，使天下學佛之士，各各了知正修行路，不墮邪見，頓悟自心，咸開佛慧。實葉之所志願矣！

洪武七年歲在甲寅春三月丙戌日比丘妙葉焚香稽首拜題

### 後序

曩閱傳燈錄，至大珠慧海禪師，自初見馬祖，及接人機語；以至泛應諸宗所問，使之結舌喪氣、心悅誠服處，未嘗不為之慶快而不已！蓋師之言，一本於經律論之要旨，而即事即理、全體全用，以發明向上一機，殺活予奪、縱橫逆順，無不合轍而還源也。所撰頓悟入道要門論，昔既盛行，年來殊不多見。近四明比丘妙葉來言，嘗得此論，泊他語共一編，於弊篋斷簡中。寧敢私淑，樂與叢林共之！軌罄已長，俾工復錄諸梓，願一言識其後，且由新板之文，自一至六，凡六葉以示。然嘗鼎一臠，又何待睹其全書。噫！

大珠此編，語言文字耶？非耶？謂其語言文字，則道非語言文字；謂其非語言文字，而三藏之文，了了在目，與此老胸襟流出者，融會、貫攝、羅列而前陳其間，或自謂：我不會禪，並無一法可示於人。看他此等語，直是作賊人心虛，盡情抖擻不下，所以今日不免被人再加塗抹。後之覽者，若於馬祖所謂：大珠圓明、光透自在、無遮障處，當下著得精彩，則隨色摩尼，人人無不具足；其或未然，滯殼迷封，有甚麼數具頂門眼者，試為辨取。

洪武六年歲在癸丑秋九月望日前龍河比丘萬金書